

藏書

第七冊

(明)李贄 著

藏書

第七冊
卷廿二至卷廿五(名臣傳)

中華書局

智謀名臣論

李生曰。士之有智謀者。未必正直。正直者。未必有智謀。此必然之理也。世之貴正直久矣。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。而後正直之臣見。節義之行始顯耳。節義者。敗亡之徵也。東漢之末事可見已。夫惟國家敗亡。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。以貴于後世。則何益矣。歷觀近古。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。而後屈平以死諫顯于楚。李牧以死戰顯于趙。荊卿以匕首入秦顯于燕矣。雖數子者其名美。彼列國者曾奚賴乎。漢興。陳平之謀居多。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勳。亦且有安社稷之烈。使當時

無周昌、王陵等數十百輩。亦何損于漢也。由此觀之。創業中興之主。所用所養。皆可知矣。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。若夫惇厚清謹。士之自好者。亦能爲之。以之保身。雖有餘。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。則不足。是亦不足貴矣。是故惇謹之士于斯爲下。循良之吏。困幅無華。方之能吏。京兆趙張。才質固殊。有便于民。其實一也。

藏書卷二十二名臣傳

七 智謀名臣

蘇秦

蘇秦者。東周雒陽人也。東事師於齊。而習之於鬼谷先生。出游數歲。大困而歸。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。曰。周人之俗。治產業。力工商。逐什二以爲務。今子釋本而事口舌。困不亦宜乎。蘇秦聞之而慚。自傷。乃閉室不出。出其書。徧觀之。曰。夫士業已屈首受書。而不能以取尊榮。雖多亦奚以爲。於是得周書陰符。伏而讀之。期年。以出

揣摩曰。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。求說周顯王。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。皆少之弗信。乃西至秦。秦惠王方誅商鞅。疾辯士弗用。乃東之趙。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。號奉陽君。奉陽君弗說之。去游燕。歲餘而後得見。說燕文侯曰。燕東有朝鮮遼東。北有林胡樓煩。西有雲中九原。南有滹沱易水。地方二千餘里。帶甲數十萬。車六百乘。騎六千匹。粟支數年。南有碣石雁門之饒。北有棗栗之利。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。此所謂天府者也。夫安樂無事。不見覆軍殺將。無過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。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。以趙之爲蔽其南也。秦之攻

燕也。踰雲中九原。過代上谷。彌地數千里。雖得燕城。秦計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趙之攻燕也。發號出令。不至十日。而數十萬之軍。軍於東垣矣。渡滹沱。涉易水。不至四五日。而距國都矣。故秦之攻燕也。戰於千里之外。趙之攻燕也。戰於百里之內。夫不憂百里之患。而重千里之外。計無過於此者。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。天下爲一。則燕國必無患矣。文侯曰。子言則可。然吾國小。西迫彊趙。南近齊。齊趙。彊國也。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。以至趙。而奉陽君已死。卽因說趙肅侯曰。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。皆高賢君之行義。皆願奉教陳

忠於前之日久矣。雖然。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。是以賓客游士。莫敢自盡於前者。今奉陽君捐館舍。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。臣故敢盡其愚慮。竊爲君計者。莫若安民無事。且無庸有事於民也。安民之本。在於擇交。擇交而得。則民安。擇交而不得。則民不安。當今之時。山東之建國。莫彊於趙。趙地方二千餘里。帶甲數十萬。車千乘。騎萬匹。粟支數年。西有常山。南有河漳。東有清河。北有燕國。燕固弱國。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於天下者。莫如趙。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。何也。畏韓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魏。趙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韓魏也。無有各名山大川之

限。稍蠶食之。傳國都而止。韓魏不能支秦。必入臣於秦。秦無韓魏之規。則禍必中於趙矣。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。臣竊以天下之地。圖案之。諸侯之地。五倍於秦。料度諸侯之卒。十倍於秦。六國爲一。并力西鄉而攻秦。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。見臣於秦。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。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。豈可同日而論哉。夫衡人者。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。秦成則高臺榭。美宮室。聽竽瑟之音。前有樓閣軒轅。後有長姣美人。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。以求割地。竊爲大王計。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。以畔秦。

令天下之將相。會於洹水之上。通質。刳白馬而盟。要約曰。秦攻楚。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。韓絕其糧道。趙涉河漳。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韓魏。則楚絕其後。齊出銳師而佐之。趙涉河漳。燕守雲中。秦攻齊。則楚絕其後。韓守成臯。魏塞其道。趙涉河漳博關。燕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燕。則趙守常山。楚軍武關。齊涉渤海。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趙。則韓軍宜陽。楚軍武關。魏軍河外。齊涉清河。燕出銳師以佐之。諸侯有不如約者。五國之兵共伐之。六國從親以賓秦。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。如此。則霸王之業成矣。趙王曰。寡人年少。立國日淺。未

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。安諸侯。寡人敬以國從。乃飭車百乘。黃金千鎰。白璧百雙。錦繡千純。以約諸侯。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。惠王使犀首攻魏。禽將龍賈。取魏之雕陰。且欲東兵。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。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。於是說韓宣惠王曰。韓北有鞏。洛。成臯之固。西有宜陽。商阪之塞。東有宛。穰。洧水。南有涇山。地方九百餘里。帶甲數十萬。天下之彊弓勁弩。皆從韓出。谿子。少府時力。距來者。皆射六百步之外。韓卒超足而射。百發不暇止。遠者括蔽洞胸。近者鏑弇心。韓卒之劍戟。皆出於冥山。棠谿。墨陽。合膊。

鄧師、宛馮、龍淵、太阿。皆陸斷牛馬。水截鵠雁。當敵則斬。堅甲鐵幕。革抉、陂芮。無不畢具。以韓卒之勇。披堅甲。蹠勁弩。帶利劍。一人當百。不足言也。夫以韓之勁。與大王之賢。乃西面事秦。交臂而服。羞社稷爲天下笑。無大於此者矣。是故願大王熟計之。大王事秦。秦必求宜陽、成臯。今茲効之。明年又復求割地。皆季子說起與則無地以給之。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。且大王之地有盡。而秦之求無已。以有盡之地。而逆無已之求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。不戰而地已削矣。臣聞鄙諺曰。寧爲雞口。無爲牛後。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。何異於牛後乎。於是韓王勃

然作色。攘臂瞋目。按劍仰天太息曰。寡人雖不肖。必不能事秦矣。又說魏襄王曰。大王之地。南有鴻溝。陳。汝南。許。鄆。昆陽。召陵。舞陽。新都。新鄭。東有淮。潁。雒。潁。無胥。西有長城之界。北有河外。卷。衍。酸棗。地方千里。地名雖小。然而田舍廬廡之數。曾無所芻牧。人民之衆。車馬之多。日夜行不絕。輶輶殷殷。若有三軍之衆。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。稱東藩。築帝宮。受冠帶。祠春秋。臣竊爲大王恥之。臣聞大王之卒。武士二十萬。蒼頭二十萬。奮擊二十萬。廝徒十萬。車六百乘。騎五千匹。大王誠能聽臣。六國從親。專心併力一意。則必無

彊秦之患。故敝邑趙王。使臣効愚計。奉明約。魏王曰。寡人不肖。未嘗得聞明教。今主君以趙王之詔。詔之。敬以國從。因東說齊宣王曰。齊南有泰山。東有瑯琊。西有清河。北有渤海。此所謂四塞之國也。齊地方二千餘里。帶甲數十萬。粟如丘山。三軍之良。五家之兵。進如鋒矢。戰如雷霆。解如風雨。卽有軍役。未嘗倍泰山。絕清河。涉渤海也。臨菑之中七萬戶。臣竊度之。不下戶三男子。三七二十一萬。不待發於遠縣。而臨菑之卒。固已二十一萬矣。臨菑甚富而實。其民無不吹竽鼓瑟。彈琴擊筑。鬪雞走狗。六博闕鞠者。臨菑之塗。車轂擊。人肩摩。連衽成帷。

舉袂成幕。揮汗成雨。家殷人足。志高氣揚。夫以大王之賢。與齊之彊。天下莫能當。今乃西面而事秦。臣竊爲大王羞之。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。爲與秦接境壤界也。兵出而相當。不出十日而戰勝。存亡之機決矣。韓魏戰而勝秦。則兵半折。四境不守。戰而不勝。則國已危。亡隨其後。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。而輕爲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齊。則不然。倍韓魏之地。過衛陽晉之道。徑乎亢父之險。車不得方軌。騎不得比行。百人守險。千人不敢過也。秦雖欲深入。則狼顧。恐韓魏之議其後也。秦之不能害齊。亦明矣。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。而欲西面而

事之。是羣臣之計過也。今無臣事秦之名。而有疆國之實。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。齊王曰。寡人不敏。僻遠守海。窮道東境之國也。未嘗得聞餘教。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。敬以國從。乃西南說楚威王曰。楚。天下之疆國也。王。天下之賢王也。西有黔中、巫郡。東有夏州、海陽。西有洞庭、蒼梧。北有涇塞、郇陽。地方五千餘里。帶甲百萬。車千乘。騎萬匹。粟支十年。此霸王之資也。夫以楚之疆。與王之賢。天下莫能當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。則諸侯莫不西面朝於章臺之下矣。秦之所害莫如楚。楚疆則秦弱。秦疆則楚弱。其勢不兩立。故爲大王計。莫如從親。

以孤秦。大王不從。秦必起兩軍。一軍出武關。一軍下黔中。則鄢郢動矣。故願大王早熟計之。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。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。必充後宮。燕代橐駝良馬。必實外廐。故從合則楚王。衡成則秦帝。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。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。此兩策者。相去遠矣。二者大王何居焉。楚王曰。寡人之國。西與秦接境。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。秦虎狼之國。不可親也。而韓魏迫於秦患。不可與深謀。與深謀。恐反人以入於秦。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當秦。不見勝也。內與羣臣謀。不足恃也。寡人臥不安席。食不甘味。心搖